

論在國際問題、國內政治以及共黨關係上，皆忠實地跟隨蘇聯。一九七七年，曾一度同情西班牙等國之歐共主義，但不久改變態度予以攻擊。波蘭與蘇聯之間，誠如一九七四年雙方外長的聯合公報所說，「意見完全一致」；因此無論在集團內或在國際間，波共皆支持蘇聯的政策。

結語

總而言之，「和解」、「東進政策」、「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歐洲相互裁軍」或「東西貿易」等，是否在實質上動搖了蘇聯在東歐的地位及其程度如何？是一個相當複雜難以肯定作答的問題。不過有一點非常清楚，儘管大部分東歐國家仍舊順從蘇聯，但戰後蘇聯在東歐所享有的堅如磐石的「團結」，現已不復存在。

近年來，國際上流行一個名詞，那就是「芬蘭化」。芬蘭是鄰近蘇聯西北境的一個小國，是一個實施自由經濟、民主政治與社會福利的國家，但在蘇聯的影響與壓力之下，唯有本着「以小事大」的精神，委屈求全，并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緊緊追隨蘇聯。從東歐人民的現實政治看，「芬蘭化」正是他們所追求的目標。在東歐附庸集團中，各種政治運動的共同方向就是爭取獨立——不完全依附蘇聯，獲得較多的經濟、政治與軍事獨立。但東歐各國領袖與人民懷於捷克事件的教訓，也深知爭取獨立之舉，不可操之過急，以免觸怒蘇聯，而重蹈捷克的覆轍。

以埃和談的評估與展望

石樂三

美國助理國務卿艾瑟頓 (Alfred Atherton)，曾於一月間隨同范錫國務卿出席在耶路撒冷召開的以埃政治會議，會議破裂之後，他繼續留在中東，穿梭於耶路撒冷與開羅之間斡旋和平，前後經三十天的努力，仍未能恢復該項會議。現在華府為謀求達成一項和平原則宣言的協議，俾便早日恢復以埃和談，特別組成一和平調解小組，並指定艾瑟頓為首席代表。彼已再度前往中東致力於調停任務；同時比金總理應邀於四月底訪美與卡特會談。中東和平又出現新轉機。

一 以埃和談經緯

埃及總統沙達特與以色列總理比金，曾於去年十二月廿五日在伊斯邁利亞 (Ismalia) 舉行會談，同意在耶路撒冷及開羅兩地

設置聯合政治委員會及聯合軍事委員會；前一會議，除以埃兩國外長參加外，並邀請美國務卿范錫參加，後者，則由以埃兩國國防部長參加。

聯合軍事委員會會議曾於今年一月十一日舉行，兩國軍事首長經過兩個回合談判之後，由於以色列撤離西奈及屯墾區問題未獲協議，會議遂告中斷。

一月卅一日，以色列國防部長魏茲曼率團前往開羅，重行與埃及國防部長賈瑪西舉行會談，亦因以色列對西奈的屯墾區主權問題不肯讓步，未獲結果，雙方軍事性會議亦迄今尙未能恢復；但以色列代表團仍有少數人員留在開羅，隨時待機準備恢復談判。

魏茲曼復於三月卅日抵達開羅，曾與沙達特會談，試圖恢復和談，但仍無進展。

聯合政治委員會曾於一月十七日在耶路撒冷召開首次會議，除以以色列外長載陽及埃及外長凱默爾率團出席外，美國國務卿范錫也率同助理國務卿艾瑟頓等代表參加。

在這次外長會議中，曾經通過范錫建議的三點議程：一為全面解決中東問題之和平條約原則的宣言；二為有關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廓問題的談判方針；三為以色列及其鄰邦依照聯合國安理會二四二號決議案之和平條約的各項要素，包括要求以色列自一九六七年所佔領的阿拉伯土地撤退，以及所有國家在安全與和平中的生存權。另外附有一項註解，即：依照以色列原在議程中的措詞——約旦河西岸是指宗教上的猶太和撒馬利亞兩地而言。

不料會議正在進行之中，比金總理在邀請埃及外長及美國國務卿等貴賓的宴會席上，竟公然以激昂的態度致詞說：以色列決不退回到一九六七年的以阿邊界；決不接納巴勒斯坦人的自決；也決不同意任何分割耶路撒冷的建議。

沙達特總統認為，比金的這種語氣，不但有失地主國的身份，同時對埃及也構成了侮辱。沙達特在盛怒之下，立即下令召回凱默爾所率領的埃及代表團。

華府爲了彌補以埃領袖間的裂縫，並促使雙方能早日恢復外長級政治會談，故下令隨同范錫出席耶路撒冷會議代表艾瑟頓，繼續留駐中東從事調停任務。艾瑟頓在中東停留兩週期間，曾穿梭於耶路撒冷、安曼、開羅之間，並就巴勒斯坦問題提出了一項折衷方案，但以色列又對此項方案所列之「巴勒斯坦的合法權利」詞句及其所列有關「巴勒斯坦各方面」的處理意見，一律加以拒絕。於是，艾瑟頓被迫停止其斡旋和平任務。

美國爲謀打破以埃政治會談的僵局，曾於三月廿日再度派遣艾瑟頓以特使身份前往中東，繼續從事其和平穿梭外交工作。很顯然地，艾瑟頓特使的此行中心任務，是在協助以埃雙方起草一項和平原則的聯合宣言，而這項宣言中最感困難的仍然是巴勒斯坦問題。以埃雙方對此一問題，歧見頗深，幾乎形成一個不可解開的死結。

以色列仍堅持居住在被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廓的一百一十萬巴勒斯坦人，只能獲得有限度的自治權利，而繼續接受以色

列的軍事管制。埃及方面，則堅持巴勒斯坦人民必須享有自決的權利。

另一困難問題，是以色列從其佔領的阿拉伯土地撤退問題。埃及要求以色列必須作全面的撤退，不容以色列保留任何猶太人屯墾區；以色列僅願作局部撤退，並繼續保留其在西奈的屯墾區。

至於約旦參加以埃政治會談一節，據胡笙國王對美國特使艾瑟頓稱：除非以色列從其佔領的阿拉伯土地撤退，並恢復巴勒斯坦人民的權益，約旦絕不考慮參加任何中東和平談判。

在這種情形下，艾瑟頓便不得不中止其調停任務，而於三月五日取道開羅返美，結束了他在中東十五天的穿梭外交。從此以埃聯合政治會議停頓，迄今未能恢復。

最近外電報導，艾瑟頓特使不久可能重返中東，設法恢復以埃之間的直接談判。但沙達特總統在四月二日出版的「十月」週刊中強調說：除非「以色列立場有明顯的改變，或者有新的計劃和新的意見表現」，否則，先後在一月十八日及二月一日破裂的聯合政治與軍事會議，是不會恢復的。

美國務卿范錫也在三月廿五日告訴記者說，除非以色列改變其從約旦河西岸撤退及其在佔領的阿拉伯土地上所設屯墾區的立場，中東和談恐不能有所進展。范錫的談話是在比金與卡特會談破裂後所發表的。

二 沙達特的八國「和平之旅」

自從耶路撒冷與開羅談判破裂之後，沙達特總統感到非常焦慮，深恐比金政府採取拖延策略，使中東局勢重演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前的「不戰不和」狀態。

沙達特爲了扭轉此一不利形勢，乃再度發動一次「閃電式」和平攻勢，而於二月三日開始其八國「和平之旅」^①，其目的是在喚起各國特別是美國對中東問題的注視，促使比金政府改變其強硬路線政策，以便早日恢復停滯中的以埃談判。

沙達特於二月五日抵達華盛頓，當即赴大衛營(David Camp)與卡特總統舉行兩回合的非正式會談，集中討論中東和談問題。沙達特表示，埃及準備接受的和談條件是：結束戰爭狀態；建立和平關係；對此地區所有國家提供安全上必需的保證；允許迪爾海峽(Strait of Tiran)各國船隻的通過；尊重此地區各國領土主權完整及政治獨立的權利。相對地，他要求以色列必須接受：「撤出自一九六七年佔領的所有阿拉伯土地，以符合不許以戰爭手段攫取別國領土的原則；規定讓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然的自決權』；規定互相安全的必要保證。」^②

註① 摩洛哥、美、英、西德、奧、羅馬尼亞、法、義八國。

註②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 6, 1978. By Fred Farris

在大衛營兩天會談的結果，這兩位國家元首同意早日恢復中東和談，並指派艾瑟頓特使再度前往中東進行穿梭外交。

沙達特返回華盛頓之後，於二月七日應邀前往國會兩院外交委員會發表演說，他重申去年十一月往訪以色列時所作以埃之間不再再戰以及和平解決雙方紛爭的承諾，并表示，如今以埃談判雖遭遇挫折，但埃及仍將抱定其一貫立場，絕不錯過此一大好的和平時機。

美國國會議員們，對沙達特的和平誠意備加讚揚，尤其是衆院多數黨領袖賴德（James Wright）。當沙達特訪問耶路撒冷時，賴德也正在以色列訪問，故深受當時熱烈的情景所感動。另名親以色列的參議員賈克遜（Henry Jackson），也對沙達特稱贊不已。他認為，埃及將可獲得美國的更多援助，以埃和平達成後，美國將給予埃及軍事援助。更有若干議員主張削減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而在埃以之間美國至少應採取一項公正的立場。^③

沙達特總統結束其六天訪美行程時，曾與卡特總統發表聯合公報。卡特在公報中重申，他不但相信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權利」（包括「他們參加其未來的自決」權利在內），而且堅持以色列依照安理會二四二號決議案，應自一九六七年所佔領的阿拉伯土地撤退。

無疑地，沙達特的訪美之行，是非常成功的。他承認在起程之前，曾被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及屯墾區問題的不妥協立場所困擾；但在訪問之後，他却帶回了極興奮的心情。另有一件深受感動的事實是：沙達特在訪問期間，接獲了世界猶太人無數的來信，一致支持他的和平主動，使他更相信埃以之間積存五十多年的心理障礙已被排除殆盡。^④

在結束美國訪問之後，沙達特總統繼續訪問英國等歐洲國家，也曾獲得這些國家朝野上下的讚譽、一致支持他的和平主動外交。

三 比金與卡特會談的決裂

以色列總理比金，在以色列甫經進軍黎巴嫩之後，而於三月十九日啓程赴美訪問，同行者有外長戴陽，這是他就任總理以來第三次正式訪美。

然而，由於沙達特前次訪美獲致官方輿論好評；更由於卡特政府對以軍侵黎之舉頗為不滿，比金適於此際訪美，似乎對以色列不利的影響。因此，美國猶太領袖們曾促請比金延緩其訪美之行，唯恐與卡特總統對抗而使美以關係發生裂隙。^⑤比金此次訪美的主要目標，是在與卡特總統優先討論黎巴嫩問題，次為恢復以埃談判及美國武器供應各項問題。

註③ The Times Feb. 6, 1978 From Patrick Brogan,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Feb. 20 1978 p.14

註④ The Times, Feb. 14, 1978 From Charles Hargrove "Sadat encouraged by his tour"

註⑤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 11, 1978 „Begin is Worried over U.S. trip”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兩日，卡特與比金在白宮舉行了三回合的談判，但都是在極度緊張氣氛中進行的。尤其使比金難堪的是，這次會談的主題，是集中討論有關約旦河西岸及西奈半島上的猶太人屯墾區等核心問題；而卡特極力避免觸及比金所要優先討論的黎巴嫩問題。卡特認為，該項問題已由美國提出具體方案，並經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實施，勿需再與比金討論。

這次卡特與比金的會談，為歷屆美國總統與以色列總理所舉行談判中最艱難的一次，也是一九五七年艾森豪總統迫使以色列撤出西奈及迦薩走廊以來兩國關係比任何時期更為惡劣的一次。^⑥

會談結束後，並無公報發表。據范錫國務卿三月廿四日在一項新聞記者會中說，卡特與比金的會談，其中有三項基本歧見應無疑問的予以澄清，那就是：(一)卡特認為，聯合國安理會二四二號決議案要求以色列從佔領的阿拉伯領土中撤退，乃是根本解決中東問題之道；如果此一問題不獲解決，對中東和平前途將有很大的阻礙。而比金則認為，該項決議案並不包括約旦河西岸及迦薩走廊。(二)卡特建議，以色列在西奈半島上所設置的屯墾區問題，似應由埃及保護，而不受以色列的軍事控制，因為以色列已承認西奈半島屬於埃及的主權。但比金已對卡特清楚的表示，他將無法接受此一建議，而仍堅持其對屯墾區的控制權。(三)卡特又建議，約旦河西岸似可實行「過渡性的」自治，在五年之後，該地區的巴勒斯坦居民則將享有自決權，並有機會選擇他們自己的政治前途；究竟歸屬約旦，抑或繼續由以色列控制。比金對此也加以拒絕，仍然堅持其原來之「有限度的」自治主張，絕不放棄以色列對西岸巴勒斯坦人的軍事統治權。

由於以色列不願在解決中東基本問題上讓步，所以比金這次訪美，正如他先前兩次訪美一樣，都未曾獲致任何協議。但過去兩次訪美，曾獲得美國朝野上下的熱烈歡迎，而這次訪美的心情就顯得格外的沉重了。他不僅發覺卡特總統對他的頑強態度深表不滿，就是美國參眾兩院的猶太和親猶議員們，以及一般美國羣眾（包括猶太人）對以色列的支持，也正在發生極大的變化，尤其後一變化，對以色列的影響更為不利。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曾當面告訴此次來訪的比金總理說：「沙達特總統和你（指比金）都是我們的朋友；但就一個現實主義者而言，你必須知道今日美國的輿論正偏重於沙達特，而對你却轉變之中。」他又說：「當我前在華盛頓任職時，我曾以猶太人為榮，但最重要的，我是美國公民，一切要為美國的國家利益着眼，也就是今日絕大多數的美國猶太人所同深感受的切身利益。」^⑦但是，比金為什麼要向卡特總統採取對立的態度？據一些專家們評估，比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根本不信任和平而唯實力是賴。這樣就產生了兩種錯誤觀念：第一是，只有以色列擁有強大的武力才能維持和平，以色列目前的軍事力量足夠擊敗任何阿拉伯

註⑥ The Times, Mar. 25, 1978 From Patrick Brogan "Begin's visit to U.S. Proves a diplomatic disaster,"

註⑦ The Japan Times, Mar. 31, 1978 By Max Lerner. "An Imaginary Conversation"

國家的聯合力量，所以沒有必要尋求任何妥協；其次是，美國向被視為以色列最可靠的盟友，在任何情況下，不可能捨棄以色列，如果以色列遭到危險時，美國必將立刻予以援手。

由於比金的這兩種觀念，所以有些專家認為，比金不顧世界輿論的指責，而公然在約旦河西岸建立和擴大屯墾區，又突然大舉進攻黎南，這都是在拖延和談，阻礙和談。

四 西方輿論的反應

國際輿論，對於沙達特與比金先後訪美，非常重視，紛紛發表社論，茲選擇幾篇重要者加以介紹如次：

華盛頓郵報二月八日社論中指出，沙達特總統與卡特總統二月五日在大衛營的會談是成功的。沙達特的和平主動贏得了美國輿論的讚揚。埃及在和平外交上已採取強有力的攻勢，以色列反而退居守勢，這證明是埃及的勝利到臨之日。但是，以色列還有機會向美國人解釋拒絕接受沙達特給予巴勒斯坦人「自決」的主張；也有機會解釋以色列爲了安全理由，故不捨棄其對西奈屯墾區的控制。

郵報認為，沙達特嚴厲抨擊以色列在佔領區內繼續擴大屯墾區的政策，阻礙了以埃和談的進行。沙達特的這項抨擊應獲美國人民及政府的支持。

這家報紙又在三月廿三日一篇社論中指出，比金三月廿日抵美訪問時，華府特別爲他安排了一項參加參院外交委員會活動節目。比金在該委員會中，曾遭到歷任以色列總理所未有的責難，參議員們紛紛就以色列在佔領區設置的新屯墾區問題提出質問，尤其對比金曲解安理會第二四二號決議中撤出被佔領的土地之不適用於約旦河西岸地區。共和黨參議員皮爾西（Charles Percy）稍後對記者說，屯墾問題「分裂了以色列，分裂了美國猶太人社會，腐蝕了美國對以色列的一切支持。」

該社論又說：誠然，以色列人自己應對其厄運負責；但以色列在美國的朋友們，包括美國政府、國會支持者及美國猶太人社會等，都應該對以色列和平政策提供意見，這不是「強加」和解問題，更不是「捨棄」以色列，而是美國站在維護以色列的生存立場，有責任提出任何誠摯的建議。

比金須知，他不僅要試圖贏得對其政策的有力支持，而且要瞭解他所採取的政策已困擾許多美國人。他絕不可忽視美國友人們對以色列的愛護。

倫敦泰晤士報二月十三日的社評說，沙達特已結束六天訪美行程，他帶着沮喪和失望的心情來訪，但也帶回了美國輿論界的同情與支持。他認爲這次與卡特及范錫的會談，使他更相信「美國不是以觀察員或調停人，而完全是以夥伴者身份斡旋中東的和平。」

沙達特訪美的顯著成就包括：美國即將再度派遣艾瑟頓特使前往中東進行「穿梭外交」；獲致公共輿論的讚揚，一致承認沙達

特是美國的摯友；沙達特對美國可能提供以色列的安全保證表示贊同，倘以色列拒絕此一保證，將為不智之舉；沙達特在訪美期間，曾與國會議員乃至美國猶太人領袖們舉行多次會談，而都是在和諧氣氛中進行的。他們同意，任何不願美國對埃及提供軍事援助的意見，或同情任何以色列不撤出阿拉伯土地的見解，都會迫使沙達特總統下野，而恐將導致對自由世界的不利影響。

在沙達特訪美不久之前，卡特總統表示，美國減少武器銷售計劃，並不影響「我們確保以色列國家安全的歷史責任」。卡特固然無意困擾以色列的生存；但是，很明顯地，美國不願在以色列堅決保留其在阿拉伯土地的屯墾區狀況下，依然提供以色列的安全保證。這顯示美國已對以色列真正施加壓力。

該報又於三月廿五日就比金總理訪美評論說，自比金就任以色列總理九個月以來，最初他在以色列被視為一位幻想的極端主義者，在世界中也被他的昔日恐怖行為所驚駭。但是，比金很快就假裝着以和平的姿態和言論出現，使大多數的以色列人發現其作風或有改變，而且在外交上也表現出驚人的手法，因為他去年七月間首次訪美時，曾獲得公共關係的成功，足可與沙達特去年十一月訪以的聲譽相媲美。所以當時有許多人希望他能够像戴高樂將軍昔日對阿爾及利亞一樣，從強硬路線轉變成溫和的領袖而對中東和談有所讓步。

不料他這次訪美與卡特會談時原形畢露，竟公然反對任何迫使以色列撤出約旦河西岸之建議，以致會談陷於破裂。任何人都認為，在安理會二四二號決議明文中，以色列應從其所佔領的阿拉伯土地撤退，而唯有比金一人例外；其實，他早在一九七〇年因以色列政府接納二四二號決議而憤然辭去閣員職務；如今他榮膺總理要職，自然更要假藉宗教上的理由，強詞奪理的反對該決議案的實施。

沙達特的和平主動，已使以色列人相信這不是空洞的理論，而是真實的行動。很少以色列人願從約旦河西岸全部撤退，但大多數（包括比金內閣官員）願意放棄該地區之大部分土地，以換取和平。他們認為比金的強硬立場畢竟是不穩固的。更令人驚異的是，比金與卡特之間的裂隙加深，已使以色列掀起了政治風波，醞釀着「罷黜比金」的運動。

五 以色列新和平指導原則的評估

自華盛頓美以高峯會談受挫之後，卡特政府為使以埃和談仍能持續進行，故重行考慮其對中東和平的新策略：一方面採取平靜外交（quiet diplomacy），使以埃雙方對和談立場重加檢討；另一方面利用世界特別是美國公共輿論的影響力，迫使比金政府改變其強硬路線，以期就和平原則的共同宣言達成協議，而能早日恢復中斷的以埃政治談判。

華府的這項新策略，似已獲得以色列的初步反應。以色列內閣會議已於三月十六日通過一項四點政策性的聲明，其內容為：⑧

註⑧ Jerusalem, April 16, 1978 (AP)

以色列接受聯合國安理會二四二號決議案作爲與各鄰國，包括埃及、約旦、敘利亞及黎巴嫩的談判基礎。

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所提出的「自治」計劃，符合二四二號決議案的原則。

以色列會注視其他阿拉伯各國的意見。

二四二號決議案只要求以色列與有關阿拉伯國家達成協議，但不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內。

上項聲明已由以色列政府送交其駐外使節，作爲和談的指導原則。以色列內閣對這些原則不試圖作新的解釋，而僅對比金總理未曾接納安理會二四二號決議案適用於約旦河西岸的「錯誤概念」加以改正；但以以色列內閣發言人納爾(Naor)則謂，以色列政府對駐外使節所發出的指導原則，並非意味着以色列留在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佔領區的意向有了改變。這顯示比金總理仍無誠意改變其對二四二號決議的錯誤觀念。

以色列的這項和平指導原則，似乎缺少任何新的意義，而仍存有若干困難問題，茲列舉下列數端加以分析：

第一、該項聲明重申，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的「自治」計劃，符合二四二號決議案一節，似乎不無疑問。一則由於此項自治計劃，以色列只給予住在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的一千一百萬巴勒斯坦居民「有限度的」自治，而不放棄對此地區的控制權；一則由於二四二號決議案的明文，要求以色列撤出其在二四二號決議案所佔領的阿拉伯土地，所以西岸及加薩走廊自然不能例外。

第二、該聲明引用二四二號決議案條文，以色列不與巴勒斯坦人達成協議一節，這與美埃兩國意見相牴觸，因爲卡特總統一再強調給予巴勒斯坦人的家園，並恢復巴勒斯坦人的權益。而沙達特總統則堅持，沒有巴勒斯坦人，就沒有和平可言。

第三、該聲明未將屯壘區問題列入，似有避重就輕之嫌。此項問題乃爲以埃談判的癥結所在，過去在開羅兩度會談中，由於以色列堅持保留其在西奈屯壘區的控制權，而埃及則主張以色列必須撤出這些屯壘區，以致會談陷入破裂。

基於上述分析，以色列內閣的這項和平指導原則，內容過於空洞和模糊不清，也缺少任何建設性的價值。如果比金總理僅憑此項新計劃作爲和談基礎，似乎難以滿足卡特及沙達特的要求，而必須改變其強硬政策，始能恢復中斷的以埃直接談判。

六 以埃和談的展望

卡特總統爲進一步突破以埃和談的僵局，最近已下令組成中東調解小組，並指派艾瑟頓國務次卿爲首席代表於四月廿一日抵達開羅訪問，然後轉往以色列訪問。惟因戴陽外長應范錫國務卿之邀，定於四月廿五日訪美，故艾瑟頓中止以色列之行，而與沙達特會談之後，邁返華盛頓參加范錫與戴陽會談。

這位和平特使再度訪問開羅，其主要目的，是在繼續努力完成一項和平原則的宣言草案，作爲恢復中斷的以埃政治會談，如獲成功，則約旦可望參加會談，以解決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問題；在另一方面，以色列國防部長魏茲曼也可能再度訪問埃及，策動恢

復以埃軍事會談，以期雙方能單獨達成一項和平協定；但能否成功，仍將視以埃政治會談的進展如何，以及以色列對西奈壘屯區問題是否讓步爲定。

以色列政府宣布，比金總理應卡特總統之邀，定於四月底訪問華盛頓。據一般觀察家推測，比金的華盛頓之行，可能有意改變其強硬路線；否則，卡特不會邀其會談。此項推測如屬正確，則可能由於下列的因素：

在以色列內部方面，前次比金與卡特會談破裂之後，以色列輿論大譁，先是一羣後備軍官上書比金說：「我們寧願和平，而不需要佔領阿拉伯人的土地。」跟着就有四萬羣衆發動和平示威運動，並組成所謂「今日就是和平」(Peace Today)團體，一致促請比金政府對和談採取彈性立場。^⑨

以色列反對黨領袖裴瑞斯譴責比金曲解安理會二四二號決議案，而使其與卡特總統會談決裂。前總理拉賓也嚴厲指責比金擅在約旦河西岸增設屯壘區，是種玩弄欺騙的手法。前勞工黨政府外長依班最近報紙上發表專欄說，以色列多年來的政策是：以色列的安全一旦有了保障，即將約旦河西岸交還給約旦，以達成一項和平條約。

又據特拉維夫三月十六日發表的一項民意測驗結果顯示：有百分之六十九的以色列人，贊成在安全與公認的疆界之內，達成立即的和平。另有百分之六十·九的人，同意以色列的屯壘政策已削弱其國際地位。

在美國方面，公共輿論及國會對以色列的看法，已經開始有了轉變，這是由於沙達特的「震憾性」訪問耶路撒冷所致。據一名美國猶太人專欄作家卡諾 (Stanley Karnow) 在專欄中引述美國猶太人出版的刊物說：「我們強調要以誠實幫助以色列，但我們也要以誠意批評以色列；我們不對以色列說實話，即等於背信，但我們的意見不同，並非背信。」^⑩

這位專欄作家又說：「卡特總統最近發現美國猶太人社會已對以色列發生了疑懼，而且以色列人正失掉其與美國國會之間的傳統友誼。」舉例來說，一位最具權威的世界猶太人協會主席科魯茲尼克 (Phillip Klutznick)，最近對比金的強硬路線頗爲不滿；另一位著名的猶太人參議員賈維茨 (Jacob Javits)，一向被認爲是以色列的大力支持者，如今也公開抨擊比金的態度，使他感到失望。所以比金的頑強政策，不僅疏遠了以色列與美國人和美國猶太人社會的友情，同時也使以色列在國際間陷入了孤立的地位。^⑪

在以色列面臨內外交迫的困局之際，華府再一次展開了和平主動，試圖突破以埃和談的僵局，我們相信，卡特政府必能把握此一有利形勢，爲中東開創新局。

註⑨ The Economist, April 8, 1978 "When Peace is better than land"

註⑩ The Japan Times, April 17, 1978 "U.S. Jews basically Americans"

註⑪ Ibid